補紅樓夢/第二十四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十三回　柳湘蓮再力救薛蟠　花襲人重錯認寶玉

補紅樓夢
第二十四回　林如海升任轉輪王　王熙鳳歸還太虛境
嫏嬛山樵
1813年

第二十五回　賈探春榮歸寧父母　薛寶釵雪夜擬詩題

卻說賈母在酆都城隍府中，自寶玉回去之後，一日大家都在面前，賈母便向林如海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要求姑老爺呢。前兒我們到地獄裡去遊玩，男獄裡有我們本家子的一個孫子名叫賈瑞，女獄裡有你二舅子屋裡的一個妾，他娘家姓趙。他們兩個人要求姑老爺施恩，求求閻王放他們脫生去罷。」林如海聽見，詫異道：「這兩個人，小婿竟沒見過，等我明兒查查冊子，如果不是什麼十惡大罪，也可以通融辦得來的。」

賈珠聽了，便也站起身來，向林如海笑道：「姪兒也查出一宗公案：此女名喚張金哥，原許聘了崔守備的兒子為妻，因他父母逼他改字別人，此女不從，自縊而死；他丈夫崔子虛，聞知他妻子守節而亡，他也就循義而死，如今這一男一女俱在冥司。姪兒求姑老爺施恩，賜給花紅，判為夫婦，以彰風化。

「賈母聽見，就知是前日告狀的女孩子，事情已經辦妥當了，不禁大喜，說道：「姑老爺，這樣好事是我們做官的人應該做的。你大姪兒說的很是。」林如海笑道：「這些旌善懲惡的事，原是我們衙門裡的本等。我這幾天很沒閒工夫，就給大姪兒和馮書辦商量著辦去就是了。」

賈珠笑道：「馮書辦他自家也有件事要求姑老爺施恩呢。

「林如海笑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求我呢？」賈珠道：「姑老爺記不得馮書辦生前是為買妾被人打死了的麼？」林如海道：「是啊，這件事我到任後他還告過的，因查這兇手陽祿未盡，暫將此案懸擱。他如今求我的意思，是要怎麼樣呢？」賈珠躬身笑道：「打死馮書辦的兇身，就是姪兒的表弟名叫薛蟠，是我姨媽的兒子。」林如海笑道：「哦，這個薛蟠就是薛姨太太的兒子麼？嗐，聽見你姑媽說，薛姨太太是個很好的人兒，怎麼養了這麼不肖的一個兒子呢？可惜！可惜！馮淵這如今到底要怎麼樣呢？」賈珠剛要說出夏金桂的話來，又覺礙口，只得便悄悄兒的把秦鍾推了一下。秦鍾站起來笑道：「馮書辦如今又要買妾呢。」林如海撚鬚笑道：「他要買妾，只管盡他買罷了，難道還害怕有人來打死他麼？」秦鍾也笑道：「不是怕人打死了，只因上回發在青樓為妓的那個婦人夏金桂，原來就是薛蟠的妻子。這會子馮書辦意欲買來作妾，要求姑老爺在冊上除了他的名字就是了。」林如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馮書辦就不該啊，閻王已經許下給他結案，他怎麼又圖謀人家的妻子呢？」

賈珠忙站起來笑道：「馮書辦在先原不知道是薛蟠的妻子，前兒在望湖亭請姪兒遊玩，將此婦喚來彈唱，也都不認得。後來是姪兒的兄弟寶玉，他們到了，才認得他本是薛蟠的媳婦。姪兒想他生前為婦不貞，薛家還要他作什麼呢？況且，他與馮淵已經是生米做成熟飯的了。莫若求姑老爺就把此婦給了馮淵，稟明了閻王，以抵薛蟠償命之罪，倒也兩全其美。不知道姑老爺意下怎麼樣呢？」林如海便沉思了一會，「嗐」了一聲道：

「倒也罷了，只是可惜你們薛姨太太，既沒養著好兒子，怎麼又沒娶著好媳婦呢？老太太可知道他生前怎麼不好來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我老了，在家也不大理會這些事。只聽見他們說，這個媳婦子不大老成，蟠兒犯了官司陷在監裡，他就受不過冷清，不知多早晚兒，又看上他小叔子了，虧了他兄弟薛蝌是個好的，不然早鬧出事來了。姑老爺這一辦理，很好。不但蟠兒減了罪名，馮書辦也感激姑老爺的恩典呢！」林如海道：「這些事都不打緊，等我明兒到王府裡去，當面稟求閻王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次日林如海便進了王府，將各事一一的稟求閻王，閻王不好意思駁回，一一都允准了。林如海回府便吩咐馮淵，把賈瑞、趙姨娘二人放去脫生。賈瑞發往京城周家投胎，與巧姐為子名喚瑞哥。趙姨娘發往江西布政司周衙投抬，與探春為女名喚照乘。又傳了張金哥、崔子虛來，賜與金花羊酒判為夫婦。賈珠暗向賈母討了三千兩銀子，與張金哥安家。又把夏金桂青樓冊上除名，擇吉與馮淵配合。

又過了幾天，一日上帝有旨，林如海酆都城隍任滿，著轉升十殿轉輪王之職。原來那十殿下原是胡判官署理。他自宋朝署到如今，已經五百多年了。林如海所遺城隍員缺，即著胡判官調補。賈母等聽見了，都與林如海道喜。接著，閻王也和各王都來拜賀。林如海將任內經手事件，一切查辦，交代清楚。

因署內乏人，又回了閻王，將賈母、賈珠並馮淵、秦鍾、崔子虛一同攜眷隨往，擇吉上任。進了王府，甚是熱鬧。午後，擺了幾席家宴，叫了一班小戲兒。那唱旦的才得十二歲，拿著笏板上來請賈母點戲。賈母便點了《冥判》、《陰告》、《闖界》、《冥升》四出。那小旦又到鳳姐面前求賞戲，鳳姐便點了一出《鍾馗嫁妹》。開了鑼鼓，唱的甚是精細，賈母與鳳姐賞了八十串錢。

至晚席散，鳳姐與鴛鴦向賈母道：「姑老爺如今升了十王爺，還得好幾年才得升轉天曹呢。我們已來了好幾個月了，各人皆有專司，未便久離職守，打量就要回轉幻境去了，等過一兩年再來請老太太的安。我們橫豎是來過的，再來就是熟路，極容易的了。」賈母點頭道：「也罷了，我原為的是等姑老爺轉了天曹，我們一起去的。這會子，既是還有幾年，你們又都是事，就且回去，過兩三年再來，也是一樣。」於是，便向賈夫人說了，轉告訴了林如海，擺了餞行酒席。鳳姐、鴛鴦拜辭了賈母、賈夫人、賈珠等眾人，便上車而去。

車走如飛，行到下午時分，早已望見太虛幻境芙蓉城淡紅圍牆了。不一時，已看見石頭牌坊，只見幾個黃巾力士過來查問，是那裡來的，什麼人？那御車的小太監道：「我們是送『癡情』、『薄命』兩司的主人回來的。」黃巾力士聽見，便退了下去。說著，車已到了牌坊面前，鳳姐、鴛鴦便都下了車來，早有仙女們看見，都跑去各處報信去了。

只見秦可卿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瑞珠兒路近先迎了出來，彼此請安問好。尤三姐道：「你們怎麼到這會子才回來呢？昨兒警幻仙姑說，林老爺今升了十殿下，你們這兩天該回來了。

我今兒教仙女們在外邊打聽著些兒，才剛兒聽見來報信了，我趕忙就出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再三留著在那裡不教回來，說要等姑老爺早晚轉了天曹，好一起同來的。昨兒因為姑老爺升了十殿下了，還得幾年才轉天曹呢，故此我們才趕著辭別了回來的。」鴛鴦道：「通共要不得一天的工夫，就回來了，也沒什麼難處。我向老太太說了，等明

年有閒工夫，再去請安。

一年去這麼一趟也是極容易的事。」說著，只見警幻仙姑同妙玉也來了。鳳姐、鴛鴦都上前彼此請安問好。鳳姐道：「我們且到娘娘那裡繳了旨，再來細談罷。」於是，和鴛鴦進了赤霞宮，叩見了元妃，繳了旨。元妃問了些冥中之事，鳳姐、鴛鴦一一回答了。元妃道：「你們都辛苦了，可到二姑娘那邊歇息歇息去罷。」

於是，鳳姐、鴛鴦便到迎春屋裡來了，只見秦可卿等都在那裡等候。才剛坐下，黛玉、香菱、晴雯、金釧也一齊來了。

大家請安問好已畢，黛玉笑道：「諸公不棄，都請到我那裡坐坐去罷。我今兒聊備一□，特給鳳姐姐、鴛鴦姐姐洗塵呢。」

迎春道：「我這裡也要給他們接風呢麼，林妹妹，你改在明兒請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為的人多，在我那裡寬敞些。二姐姐既這麼說，咱們公辦也可以使得。」迎春道：「也罷了，很好。

「於是，一同到了絳珠宮來。

警幻仙姑不肯坐席，說家裡沒人照應，便告辭回去。其餘眾人大家坐定，彼此談了些別後事情。鳳姐告訴他們說：「寶玉同柳湘蓮到冥府見老太太來，在那裡住了三天，就回青埂峰去了。他們都已修得了道，還得幾年功夫就歸還此處，我們大家相聚在一塊兒的了。」因向尤三姐道：「柳二爺知道我們到冥府尋訪老太太，他便同了寶玉特來給你相會的，誰知你倒先回來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咱們自來就是神交，那裡在乎會不會呢！況且，終久是要聚在一塊兒的。這會子，彼此俱脫離了凡情，那裡還像頭裡怕有什么兒女私情了嗎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到底是尤三妹妹給別人不同，說話都這麼剪絕的有趣兒，就是寶玉，這會子也不像頭裡好麼樣了。他先是做了和尚的，如今又還了俗了。他都知道這裡有名的人數，都一一的問我和鴛鴦來。

他也並不惦記著誰，橫豎沒兩年的工夫，總是要長久聚在一處的。他說我們各有專司，教我們早些回來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們去的那一年三十晚上，多謝寶姐姐他還寄書來給我，我想著要會他

一面總不能夠。你們既可以到得冥中，那陽世縱不能到，夢魂是可以通的了。」香菱道：「明兒請教警幻仙姑，若是夢魂可以來往，我也要回家去看看我那孩子怎麼樣了！」

鴛鴦笑道：「你們家服毒死的奶奶夏金桂，這會子在冥中嫁了馮淵了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是怎麼知道的呢？」鳳姐笑道：

「夏金桂在冥中罰入青樓為娼。這馮淵就是為娶你被薛大爺打死的，如今在姑老爺衙門裡當總書辦。那一天叫了夏金桂在望湖亭陪酒請珠大爺，後來遇見寶玉，他弟兄都不認得，及至秦鍾來了，才知道是寶玉同柳二爺。寶玉認得夏金桂，夏金桂便躲了不肯出來。後來說明了原故，求了閻王把青樓冊上夏金桂除了名，給馮淵作配了。」

秦可卿道：「二嬸娘，我兄弟還好麼？聽見說娶了饅頭庵小姑子智能兒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他倒還是那麼樣。他給寶玉、柳二爺他們自來相好。那一天，要不是他在那裡，他們弟兄們會著了都不認得，還要錯過了呢。」

秦可卿道：「頭裡四姑娘到這裡來的，他倒還認得我呢。我因還不是他來的時候，故此推托說他認錯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怎不向他說明白了呢。倒推不認得他麼？」妙玉道：「那是我引他來看這些冊子的，他如今道力漸深，還有幾年功夫，便同紫鵑一齊屍解來這裡相聚了。」秦可卿道：「寶二叔頭裡到這裡來過幾次，我當面也是說不認得呢。總要到該來這裡的時候，才是相聚。若是因緣未到，就不能相聚的。這就叫做『須知親近不相逢』了。」眾人都點頭兒道：「這話很是。」說著，早已擺下兩席酒筵，上首一席便請鳳姐坐了，是妙玉、香菱、尤三姐、黛玉、瑞珠陪坐；下首一席請鴛鴦坐了，是尤二姐、迎春、秦可卿、金釧、晴雯陪坐。

酒過三巡，香菱道：「我們行個酒令兒玩罷，使得麼？」

黛玉道：「我有兩副酒令骰子，今兒每席六個人，正合這酒令呢。」因教晴雯取出來，拿了兩個骰盆過來。把一副西廂的，給那邊使了。拿過這一副來，放在桌上。香菱拿起來看時，只見三顆骰子，每面皆有兩個字，便問道：「這怎麼使呢？」黛玉便拿起兩顆骰子來，只留一顆在盆內，便教鳳姐擲了，挨著下去，鳳姐道：「你不說明白了，怎麼教我擲呢？」黛玉笑道：

「這是最公道的，你只管擲了。我對你說就是了。」於是，鳳姐便拿起那顆骰子擲

了下去，是個美人。下該香菱擲了，是個才子。尤三姐擲了，是武士。瑞珠擲了，是漁父。輪到黛玉擲了，又是美人，因道：「重了鳳姐姐了。」復又擲了下去，是羽客。下該妙玉就不用擲了，是緇流。黛玉道：「這六個人就很稱，武士除了尤三姐還有誰配呢？這一顆骰子就不用了，單用這兩顆挨著擲就是了。這六個人，有六句本色，乃是：

才子瀛洲作賦。武士麟閣標名。

美人天台對鏡。漁父桃源放舟。

羽客蓬萊遊戲。緇流靈鷲談經。

若擲出本色來了，大家公賀，各飲一杯，本人不飲。若擲出錯綜名色，酌量罰酒，數目不定。」

於是，該鳳姐擲起。鳳姐便拈起骰子擲了下去，大家看時，卻是「靈鷲標名」。黛玉笑道：「美人到靈鷲，已是不該，又有何名可標呢？該罰五杯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又認不得字，你可別要把當給我上呢。」香菱道：「二嫂子，你放心。林姑娘他並不欺人的。」於是，鳳姐喝了五杯。下該香菱擲了，卻是「天台談經」。黛玉道：「才子到天台原使得的，但不應談經，罰兩杯罷。」香菱道：「才子便談談經也不為過，怎麼便要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但只是天台非談經之處，故此也只罰兩杯酒。

「香菱喝了兩杯。下該尤三姐擲了，卻是「麟閣對鏡」。黛玉笑道：「武士應該麟閣標名，不應對鏡，雖然算你是武士，到底還離不了美人的影兒，也罰兩杯罷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武士對鏡，他是要在麟麒閣上圖形呢，不罰也罷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圖形是別人圖畫，難道對鏡自己圖形麼？」尤三姐笑著喝了兩杯。下該瑞珠，拈起骰子擲了下去。黛玉笑道：「好啊，擲出本色來了。」大家看時，卻是「桃源放舟」。於是眾人公賀了一杯。下該黛玉，拈起骰子來笑道：「我也擲個本色才好呢。

「說著，擲了下去，卻是「瀛洲遊戲」，因道：「雖非本色，卻可以免罰的。」大家都道：「你並沒擲出本色來，怎不罰酒呢？

這就是徇私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是羽客，本色是蓬萊遊戲，那瀛洲離蓬萊不遠，總是一樣的仙境，有什麼不合呢？我也不要你們公賀我，我也不該罰酒。」眾人道：「

我們這回也像這樣的擲出來，就也不罰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只要合理，就免罰的。」於是，下該妙玉，擲了下去，卻是「天台對鏡」。黛玉笑道：「緇流不應到天台，更不應對鏡，該罰五杯，還便益了你。」妙玉笑道：「我這緇流只算尼僧，對鏡也不為大過，罰的未免太重了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尼僧也不應對鏡，況且緇流犯了美人的本色，應該大罰的。」妙玉只得飲了五杯。

又該鳳姐了，擲了下去，卻是「蓬萊遊戲」。香菱道：「美人到蓬萊遊戲，這該沒了什麼過犯了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可以免罰的，你擲罷。」香菱拈起骰子擲了下去，看時卻是「蓬萊對鏡」，因道：「這也沒了什麼罰罷？」黛玉道：「蓬萊可以到得，但不應對鏡，罰兩杯罷。」香菱飲了兩杯。下該尤三姐擲了，卻是「瀛洲標名」。黛玉道：「若是才子擲出來，倒可以免罰的。你是武士便不合了，也罰兩杯罷。」下該瑞珠，擲了個「瀛洲作賦」出來。黛玉道：「漁父到瀛洲還庶乎可以，但不應作起賦來，要罰三杯。」瑞珠飲了三杯。下該黛玉，擲了下去，不禁笑道：「這可要罰了。」大家看時，卻是「麟閣談經」。黛玉道：「麟閣非談經之處，要罰三杯了。」香菱道：

「羽客非談經之人，只怕還不止罰三杯呢？」黛玉道：「緇流談經，羽客又何嘗不可談經麼？罰的是麟閣三杯，連罰兩杯就可以的了，我是克己倒情願罰了三杯，還有什麼說呢？」下該妙玉擲了，卻是「靈鷲談經」。黛玉道：「好，又遇本色。」

大家公賀了一杯。

那邊鴛鴦席上，只有迎春明白此令。先是鴛鴦起，擲的是杜將軍。次該迎春，擲的是老夫人。下該秦可卿，是崔鶯鶯。

金釧是老和尚。晴雯是小紅娘。尤二姐是張君瑞。先擲定了人目，那兩顆骰子要擲出六句本色，乃是：

張君瑞迴廊操琴。老和尚僧房唸經。

杜將軍蕭寺滅寇。老夫人中堂賴婚。

崔鶯鶯花園燒香。小紅娘西廂寄柬。

未知這六個人怎麼個擲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